

高爾基作
麗尼譯

活生的藍天

文化生活叢刊

X

活 生 的 藍 天

MAXIM GORKY

譯 尼 麗

刊叢活生化文
種十第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初版

文化生活叢刊

第十一種

巴金主編

蓝天的生活

高爾基作

麗尼譯

刊行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海上昆明路德安十二號

印刷者

三印刷公司

海上昆明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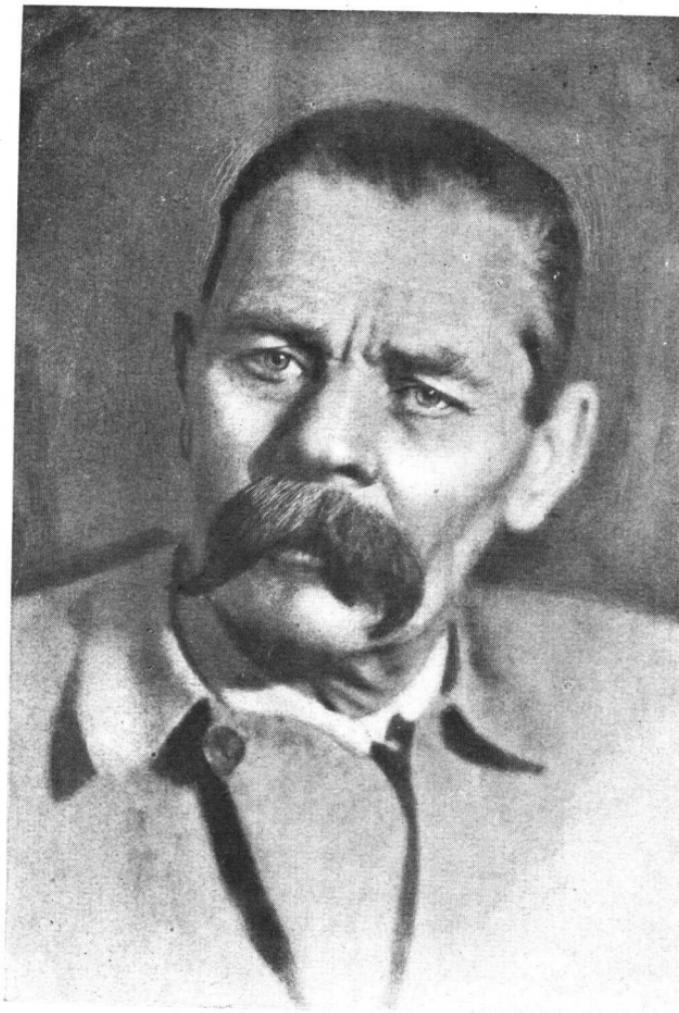
開明書局

海上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局

精裝實價四角半
平精裝實價二角半



基 爾 高

田園交響樂

A. 紀得作
麗尼譯

紀得的轉變已經成爲近年來轟傳文壇的大事；因爲，以四十餘年的文學活動，紀得不僅是當代法國文壇之巨人，而且是世界的作家了。

紀得是有藝術良心的，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藝術家。如今，紀得的眼睛是睜開了，然而，他是怎樣從懷疑和苦惱的深淵之中跳躍出來？在田園交響樂中，紀得曾說道：「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田園交響樂是藝術家紀得的傑作，是當代法國文壇的一朵奇豔的花朵。

田園交響樂以一個美麗而悽慘的故事包含這藝術家的深邃而苦惱的控訴。
平裝實價三角，精裝實價五角。

俄羅斯的童話

高爾基著

魯迅譯

高爾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說和戲劇，誰也決不說他是童話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話。他所做的童話裏，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記這是童話，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話。說是做給成人看的童話罷，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惡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裏看了一批人，又伸出頭來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進頭去在沙龍裏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歷來的創作裏。這種童話裏所寫的却全不像眞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實，然而這是呼吸，是痱子，是瘡痘，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會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畫的筆法，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但又不只寫出了老俄國人，所以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看起來，也往往會覺得他好像講着周圍的人物，或者簡直自己的頂門上給扎了一大針。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辭熱痛的針灸，要上進的讀者也決不怕惡辣的書！

新譯 草原故事 高爾基作 巴金譯

據說做夢的人能夠從海岸與陸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的國土來。高爾基便是現今的一個偉大的做夢的人。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麗而有力的仙話。譯筆流利暢達，頗能保存原作的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俄羅斯草原的香氣。本書前在生活書店出版，現由譯者收回重加校訂，幾與重譯無異。而售價却較前減低二分之一。這是文化生活叢刊最近給讀者諸君的一個貢獻。

平裝實價二角

精裝實價四角

獄中記

巴金著 柏克曼譯

柏克曼敍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夫斯基以及其他俄國的寫實主義者相似……他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柏克曼在他的熱狂裏是一個抒情的詩人。然而甚至在熱狂裏他看事物也很清楚。他解釋他自己和他的主張的一部分是一件稀有的心理學的作品：愛好果戈理，杜思退夫斯基，托爾斯太，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得列夫的著作的讀者可以把柏克曼看做那些作者所描寫的人物的兄弟。

這是一個成熟的心靈的成熟的產物。

讀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張，他却不能放過本書的深邃的心理學的洞察和優美的文學的內容。

柏克曼的獄中記無疑地是一部偉大的自傳。

在這本描寫他的生活經驗的書裏柏克曼給了我們一個恐怖的記載，這差不多是沒有匹敵的。

本書的不可思議的魔力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超過。——紐約太晤士報
著者的手腕頗似斯拉夫的寫實主義者，而且被批評家比作杜思退夫斯基和安得列夫，他的作品必有一種驚人的魔力，同時還有一個社會的價值。

紐約講壇報

S. Yanofsky

M. Reedy

太陽報夕刊

紐約地球報

紐約太晤士報

戰爭

茅 鐵 霍 諾 夫 作 譯

這是描寫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作者是現代蘇聯的新作家，生於一八九六年。他從小就喜歡寫戰爭小說，不過這些幼年的作品他都沒有發表。十九歲時進了騎兵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在前線的。「戰爭」這小說，却不是「西線無戰事」一類的經驗小說或回憶小說，這是作者用了他在大戰中所得的經驗加上他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確的理解，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因以及過程，造成了的藝術的形象。這書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現在是被推為蘇聯新實現主義作品的傑作之一。原文頗長，英文翻譯有一個節本，全書的精采是保存了的。現在就依此英譯的節本轉譯成中文。

葛萊齊拉

A 拉馬丁作
陸蠡譯

在法國，拉瑪爾丁是家絃戶誦的詩人。小孩子們都能背誦他的詩。他是普遍地被人深愛着的詩人中的一個。「葛萊齊拉」便是他童年時初戀的故事。篇中含蘊着詩人最純潔最高尚的情緒。他將不留情的愛和自己的負心都坦白地表現出來了。故事的本身也和牠的形式一樣是詩般的美麗的。陸蠡先生譯筆亦清麗婉約，傳達詩人情緒，曲盡其妙，無異創作。

半裝實價四角半

精裝實價六角半

何爲

巧爾片雪夫斯基著
宗融世彌合譯

這是巧爾尼雪夫斯基的不朽的名著。巴金先生在「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中說：「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獄中寫了一本小說何爲。巧氏寫這部小說算是對專制政治復了仇。這書一出就成了俄國青年的綱領。克魯泡特金深知道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他說：「牠對於當時俄國青年算得是一個天啓，」真是不錯。實在果如克氏所說，此書在俄國銷數之多，讀者之衆，影響之大，誠爲任何著作所能及。」可見這書的價值了。

(三月出版。)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巴金著

用小說筆調寫成的社會運動史，這是第一部。巴金先生六年前開始寫本書，到現在才完成這可以獨立的第一卷。這雖是一冊不到十萬字的書，但作者的如火如荼的筆所寫出的先驅者們的英偉的事蹟，是會震撼每個讀者的心靈的。

平裝實價四角

精裝實價六角

柴門霍甫傳

柏里華著
楊景梅譯

這不是一本枯燥的傳記，不是一篇瑣屑的生活記錄——這是

對於一個崇高的靈魂的極深刻，極誠摯的透視。這書，不僅對於每一個世界語學者是一種景仰和追慕的紀念品，就是對於每一個青年也是崇高的鼓舞的泉源。柴門霍甫的一生，那偉大的人在一生中所走的途徑，是在在引起我們的感激的。柏里華的文章的美妙，恰如一首美妙的詩篇，而楊景梅的譯筆的莊嚴與靈動，也值得我們特殊地推荘。

冊二開本二百餘面

實價平裝四角
精裝六角

康斯坦丁·米若諾夫坐在窗前，呆望着街市，祇想不想。風，終於把一天雲頭掃清，把未曾鋪砌的街路上的灰塵捲成一些美妙的花絲和紋波，就埋在路上似地死滅了。麻雀像一些跳着的小球飛過來，集在一塊雞頭旁邊，啄着那些軟毛。一頭貓伏在若沙諾夫底大門後面，一心盯着那些雀子，瞄準了一個，就撲過去，但已經遲了一刻了。於是牠用牠那軟的腳爪撲弄了那死雞頭，攫住牠，猛烈而且審慎地搖撼着，接着就把尾巴泰然豎起，噙着那勝利品跑進大門去了。

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蹣跚走過，用棍子趕着一隻麁色的山羊。教堂底鐘開始響了。那人舉起帽來，現出一個禿頭，好像一位殉道的聖者底。他抬頭讚許地望了那清冷的晴空，而山羊也就停了下來，抖抖鬍子，並且把蹄子深深地栽進了塵埃裏面。

「在巴黎，」米若諾夫默想着，「這種種事就簡直不可能。在巴黎，就不會讓人牽着山羊在街上亂跑。而且，人們也決不把死雞頭丟到窗外的。」

下面，遠遠的地方，在那一帶鉛色的河水外邊，污暗的造酒廠和本地瘋人們居留的灰色房屋之後，一輪臃腫的，橙黃的，沒有光芒的夕陽，正沈在那礎脊的小山上，蓬鬆而暗黑的榆樹林裏。一天又一天，米若諾夫所目擊的就是這同樣的景象，這已經像一頁常讀的書，成爲非常厭倦的了。爲着把思想轉換一下，他就把那真珠色的天想作一幅大的地圖：那裏是莫斯科，那裏是柏林，那裏是科倫，那裏——那該是巴黎了。今晚，天空是太擁擠，太糟雜了，幾乎無法現出巴黎來。然而，無論如何，在這想像的地圖上是應該有個巴黎的。巴黎無論怎樣總該在這圖上佔個明確的地位。於是，巴黎出現了一座蔚藍的城，佈滿了莊靜的音樂，有着歡愉的居民和神奇的奇事，在這裏，生活是平易而且簡單，在這裏，就是像若康波耳這種惡徒也是無法隨時作惡的。在巴黎這樣的地方，即是惡魔加西摩多自己，也現得怪可愛，怪迷人的。在這裏，還有着那「三劍客」神祕的「鷄舍騎士」，大無畏。

河岸上，兩個聲音迎迓着那沈落的太陽，以有氣無力的懶散的歌聲在伴奏着那教堂銅鐘底震響。整天，從清早起，枯風就把灰塵吹得打旋，而歌聲和鐘聲，就好像聯合起來帶來和平和救贖似地，把甜蜜的安寧帶到人們底生活裏來了。

然而，這星期六傍晚底神聖的寂靜，却並不能安定米若諾夫底苦惱的靈魂。他底心靈給扯碎了，困惑了，迷亂了；他底記憶給他引起了過去底圖畫，使他不勝人世虛無之感。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真的心靈底苦惱。他得思想，而這種掙扎却祇使他充滿了奇異的恐懼。他離開窗前，把房間底每一角落檢閱了好幾次，似乎希望在這藍色的薄暮裏找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逼着他去瞑想。

怪呢，就是當他閉着眼睛的時候，黑暗也戰慄了。旋風跳躍着，幻出奇形怪象，一會兒成直線，一會兒作圓圈，終於却變成了高長的灰塵底柱子。黑暗變成可觸的，沸騰的了，而且不可解釋地迫着他疑慮了起來，『我將怎樣對付我這生活？』

思想思想是什麼意思？他父親死前不久，他母親一天對她丈夫說道：「你也該稍微想想呀，你這蠢貨。你沒有多久好活呢！」可是那位好人却祇是一笑回答道：

「你曉得思想是什麼意思？思想就是把骯髒揩掉。比方，你手裏拿的是一塊抹布。這抹布原來是乾淨的，現在可骯髒了。你和我，麗狄亞，都想得不少了。可是……」

他底母親，素來以善理家務自傲的，一聽見這話，就暴怒了，咆哮道：

「你說我是骯髒的抹布？你可是說我底屋子髒？」

兩星期以後，米若諾夫發現他底母親躺在廚房底地上，一個肩膀靠着火爐，用一隻手顛巍地支持着她底身體，她吐出了一些低微的呻吟和怨語。米若諾夫以為她還醉着，彎下身去扶她起來，但是她却把她底手一把揮開，沉重地倒在他底腳前了。一連四天她繼續呻吟着，不斷地顛動着手臂，好像要揮開什麼的，而在第五天上，就滾出牀外，爬到牆角裏去，死掉了。一整個星期，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從早到晚就在那地方紛來擾去：那駝背的看護婦，高聲嚷叫並且不停地抽煙的胖醫生，張腿坐着的蓄鬍子的祭士波利斯每